

三朝

壽

24566.4

卷第十

南齊書十八

祥瑞

臣蕭

子顯

撰

齊書

天符瑞命遐哉邈矣靈篇秘圖固以蘊金匱而
光石室炳契波陳緯候者方策未書啓覺天人
之期扶獎帝王之運三五聖業神明大寶二謀
湯贊罔不由茲夫流火赤雀實紀周祚雕雲素
靈發祥漢氏光武中興皇符為盛魏膺當塗之
識管石瑞之文史筆所詳亦唯舊矣齊氏受

命事殿前典黃門郎蘇侃撰聖皇瑞應記永明
中庾溫撰瑞應圖其餘眾品史注所載今詳錄
去取以為志云

元二河洛讖曰年曆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
麟舉宋水德王義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
年景平一年元嘉三十年孝建三年大明八年
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豫元年元徽四年昇明
三年凡七十七年故曰七七也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關尹云龍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

讖又曰蕭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法治吳人出
南京上即姓諱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讖又曰壇場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境
場河梁為路也路即道也淵塞者壁言路成也即
太祖諱也消水災言除宋氏患難也

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為紫庭
龍之崗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星
吳分也草屋蕭字也又蕭管之器像鳳鳥翼也
讖又曰蕭為二十天下大樂二十主字也

識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肅也

尚書中侯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

姓合音之于蘇偁云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簫

管也

史臣曰案晉光祿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為曹字

謂魏氏也王隱晉書云卯金音于亦為魏也侯

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偁

言為何推據

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羣也理物

為雄優劣相次以期興將太祖小諱也征西將

軍蕭思話見之曰此我家諱也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若帝王臣亂天神

怒災異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十三王九

江一在吳餘悉稚小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

金刀劉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

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雖不終亦稱大號

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吳謂

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吳也一國二主謂太祖符

運濬興為宋氏驅除寇難

歌又曰三禾摻摻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刈
翦也詩云實始翦商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蕭蕭穀中最細低頭熟鱗
身甲體永興福穀道熟成又諱也太祖體有龍
鱗斑駁成文始謂是黑歷治之甚至而文愈明
伏羲亦鱗身也

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入相須起
又云當復有作蕭入草蕭字也易云聖人作之

記又云草門可憐乃當

建號不成易運沸詩

云不時時也不成成也

號建元號也易運革

命也

識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歲河雒出聖人受命

於己未至丙子為十八周旅布六郡東南隅四國

安定可以留安周滅殷後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

年漢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晉百五十年宋

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武進縣彭山

舊志在焉其山崗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

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延相墓于高靈文占視
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谷云不逼方伯退謂世
祖曰言真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於墓左右校獵
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於墓四維以爲厭勝太祖
後改樹表柱柱忽龍鳴巖管震山谷父老感志之云
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
明末縣民兒龍襲祖行憐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
苔生其上字不可識刻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齊
者黃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華廟字某

甲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
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益州齊后山父老相傳其名亦不知所起昇明
三年有沙門玄暢於山丘立精舍其曰太祖受
禪日也

嵩高山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於山東南澗見
天雨石墜地石開有壘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
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又曰皇帝
興運午詣雍州刺史蕭蕭赤斧表獻之

文臣案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黃卓
而銅人毀有卓而世亂世亂而卓亡如有似也
晉末嵩高山出玉璧三十二宋氏以為受命之
祥今此山出璽而水德云謝終始之徵亦有領也
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
身上黃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
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太祖年十七夢乘
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
問之者云全貴之象也蘇偁云青木色日暮者
宋氏末運也

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
監元會奉伯與太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
捉龍脚不得覺謂太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
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清河崔靈運為上府參軍夢天帝謂己曰曩壽
是我弟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皇
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宋泰始中童謡云東城出天子故明帝殺建美

王休仁蘇侃之後從帝自東城即位論者謂應之乃是武進縣上所居東城里也能襲古上舊鄉有大道相傳云秦始皇所經呼爲天子路後遂爲帝鄉焉案從帝實當授兵猶如晉之懷愍亦有徵符齊運既無巡幸路名或是秦舊疑不能詳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孔雀爵位也又夢鳳皇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云氣及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字爲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謂著屐爲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爲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無火婢吹灰而火自燃

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於是空中有
篪聲調節相應

世祖爲廣興相嶺下積旱水涸不通船上部伍
至水忽暴長庾温去易利涉大川之義也

世祖頓盆城城內無水欲鑿引江流試掘井得
伏泉九處皆湧出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
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涌井一所廟祝
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即掘深三尺得沸泉
其東忽有聲錚錚又掘得泉沸湧甚激泉中得

一銀木簡長一尺廣

寸隱起文曰廬山道人

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黃謹案
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久主之
孔氏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
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六陵仙人也

元徽三年太祖在清溪宅齋前池中忽揚波起
浪湧水如山有金石響須臾有青龍從池中出
左右皆見之

昇明元年在青龍見齊郡

建元四年青龍見從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黃龍見曲江縣黃池一宿二日

中興二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玄黃五色如龍
長十餘丈從西北升天

宋泰始末武進舊山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
足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永明十年鄱陽郡獻角獸麟首鹿形龍鬚其
色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十二年白象九頭見武昌

史臣日記云升中于天麟鳳至而龜龍格則鳳
皇巢乎阿閣麒麟在乎郊藪豈非馴之在庭擾
以成畜其為瑞也如此今觀魏晉已來世稱靈
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
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為祥也

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新
昌村嘉名也瑞應圖云王者不暴白虎仁

建元四年三月白虎見安蠻虔化縣

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

昇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師子頭虎身
龍脚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
德則出

昇明三年太祖為齊王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
建元二年休安陵獲玄龜一頭

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青毛神龜一頭

七年六月彭城郡田中獲青毛龜一頭

八年延陵縣前澤畔獲毫龜一枚

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

重歡字并有卦兆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巽兌卦

中興二年正月邏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

龜一頭

昇明三年世祖遣人詣宮亭湖廟還福船泊渚
有白魚雙躍入船

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表獻金色

魚一頭

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

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

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

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獲白雀一頭

三年七月安城王高第獲白雀一頭

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

四月七日白雀見臨汝縣

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

六年天門臨澧縣獲白雀一頭

九年七月吳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

八月豫州獲白雀一頭

十年五月齊郡獲白雀一頭

建元元年五月白鳥見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鳥巢南安中陶縣庭

八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

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

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

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永明四年丹楊縣獲白兔一頭

昇明元年六月慶雲見益都

建元元年世祖拜皇太子日有慶雲在日邊

三年華林園醴泉堂東忽有瑞雲周圍十許丈

高下與景雲樓平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

久行轉南行過長船入華池

昇明二年宣城臨成縣於藉山獲紫芝一枝

永明八年五月陽城縣獲紫芝一幹

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獲紫芝一莖

昇明二年四月昌國縣徐萬年門下棠樹連理

九月豫州萬歲澗廣數丈有樹連理隔澗騰枝

相通越壑跨水為一幹

建元二年九月有司奏上虞縣楓樹連理兩根

相去九尺雙株均從聳去地九尺合成一幹

故鄞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

一丈仍相合為樹泯如一木

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槻木合為連理

淮陰縣漢業寺梨樹連理

建康縣梨樹耀攘一本作耀攘五圍連理六枝

永明元年五月木連理生安成新喻縣又生雲南

梁陳縣閏月瓊明殿外閣南槐樹連理

八月鹽官縣內樂村木連理

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

七月新治縣槐栗二木合生異根連理去地數

尺山尖小開上落為

三年正月安城縣榆樹二株連理

二月安陽縣梓樹連理

九月句陽縣之穀山槿樹連理異根雙挺共秒

為一

十二月永寧左郡楠木連理

四年二月秣陵縣高天明園中李樹連理生高

三尺五寸兩枝別生復高三尺合為一幹

五年正月秣陵縣華僧秀園中四樹連理

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賴鄉齊平里三成邏門

外路東太常蕭惠基園榎樹二株連理其高相
去二尺南大北小小者傾柯南附合為一樹枝
葉繁茂圓密如蓋

七年江寧縣李樹二株連理兩根相去一丈五尺
八年巴陵郡樹連理四株

三月武陵白沙成槻木連理相去五尺俱高三
尺東西二枝合而通柯

十二月柴桑縣陶委天家樹連理

永明五年山陰縣孔廣家園榿樹十二層曾稽

太守隨王子隆獻之種芳林園鳳光殿西

九年秣陵縣鬪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築
屋宇伐以為薪削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始興郡本無樛樹調味有闕世祖在郡堂屋後
忽生一株

昇明二年十月甘露降建康縣

十一月甘露降長山縣

十二月甘露降彭山松樹至九日止

建元元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樹有

司奏甘露降新汲縣王安世園樹

永明二年四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年二月甘露降臨湘縣李樹

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月甘露降睢陽縣桃樹

五年四月甘露降荊州府中閣外桐樹

六年甘露降芳林園故山堂桐樹

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
遍地如雪其氣芳其味甘耀日舞風至晡乃止

爾後頻降鍾山松樹四十餘日乃止

十月甘露降大安陵樹

中興二年三月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

元徽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國白鹿山其味甚甘

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五穗

八月新蔡縣獲嘉禾二莖九穗一莖七穗

十一月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九穗

二年八月梁郡睢陽縣界野田中獲嘉禾一莖

二十三穗

五年九月莒縣獲嘉禾一株

十年六月海陵齊昌縣獲嘉禾一莖六穗

十一年九月睢陽縣田中獲嘉禾一株

昇明二年九月建寧縣建昌村民採樂於萬歲

山忽聞澗中有異響得銅鍾一枚長二尺二十
邊有古字

建元元年十月浩陵郡延虫民田健所住巖間常
留雲氣有聲響澈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
去四月二十七日巖數里夜忽有雙光至明

往復古鍾一枚又有

器名淳于楚人以為神

物奉祠之

永明四年四月東昌

縣山自比歲以來恒發異

響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巖禿落縣民方元素往

視於巖下得古鍾一枚

五年三月豫寧縣長崗山獲神鍾一枚

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田所墾地入尺四寸

獲古鍾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圍四尺七寸縣柄長

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於陶所瓦

間見有白光窺尋山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
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宣瓦作屋又於屋間
見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
視獲玉爾三鈕璧方八分上有阜文曰帝真
曲阿縣民公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
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
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綃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
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
承萬福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於石頭北廡
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
分文曰明玄君

十一月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
仰視之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祥
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數鈕文曰坤維聖帝永
昌送與虜太后師道人惠度欲獻虜主惠度觀
其文竊謂富今夜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
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

三年七月始興郡民龔玄三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懷中出符籙書真經二卷六紙又表北極一紙又移付羅道公居士一紙云從堯率天宮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稱神人授皇帝龜形長五寸廣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蕭字下萬出字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壓一鈕文曰年予主

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二十口永明年曆之數

三年左里村人於官口亭湖得鞞戟二枚傍

皆古字文遠不可識

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漢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錢又曰太平百歲

永明七年齊興太守劉三寶治郡城於壘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臺瑞世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

齊永明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大錢一萬二

千七百十枚品製如一

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
歸百姓採以為績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並有蠶絲綿
被枝莖

吏臣案漢光武時有野蠶成繭百姓得以成衣
服今則浮波幕樹其亦此之類乎

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

二年彭澤縣獲白雉一頭

七年蕪湖林獲白雉一頭

十年壽州漚液成獲白雉一頭

五年望蔡縣獲白鹿一頭

九年臨湘獲白鹿一頭

六年蒲儔縣亮野村獲白筆一頭

七年荊州獲白麋一頭

八年餘干縣獲白麋一頭

九年義陽安昌縣獲白麋一頭

十年司州清激成獲白麋一頭

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麀一頭

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

起禪靈寺置刹下

七年吳郡太守江敷於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枝

以獻

七年主書朱靈讓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

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淵池試之刻

為佛像

二年從陽丹水縣山下得古鼎一枚

三年越州南高涼俚人海中網魚獲銅獸一頭

銘曰作寶鼎齊臣萬年子孫承寶

贊曰天降地出星見先吉造物百品詳之載述

志第十

南齊書十八

志第十一

志第十一

南齊書十九

五行

子蕭

子顯撰

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一之木為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仁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觀禮制出入無度多發絲綵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

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
直宋泰豫元年京師祇垣寺皂莢樹枯死昇明
末忽更生花葉京房易傳曰樹枯冬生不出二
年國喪君子亡其占同宋氏禪位
建元元年朱爵舫華表柱上枝葉
建元初李子生毛

二年武陵沅頭都尉治有桑樹方冬生葉京房
易傳曰木冬生花天下有喪其占同後二年宮
車晏駕

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永明六年后子崗栢水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
化爲石時車駕數游幸應本傳木失其性也

永明中大舩一舶無故自沈艚中無水
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屋梁柱際無故出血
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廟
垣截梁水出如淚

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
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旣不敬又肆其驕恣

辨之則不從夫不教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
故曰厥罰常雨

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陰雨晝或輒晴夜時見
星月連雨積霖至十七日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朔至三月戊寅起而其間輒
時晴從四月一日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
回復陰雨至七月乃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
月二十一日乃晴京房易曰冬雨天下饑春雨

有小兵時虜寇雍州餘應

傳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也然有甚焉雨陰

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曰
攻為雪耳

建元二年閏月己丑雨雪

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
二月乃止

傳曰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
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

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
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
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
難而害萬物也

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光因雷鳴

十月庚戌電光有頃雷鳴久而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聲

六年十月甲申夜陰細雨始聞雷鳴於西北上

七年正月甲子夜陰雷鳴西南坤宮隆隆

而止

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宮水門其音隆隆一
聲而止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仍
續十聲而止

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
相續丁亥止

十年庚子雷雷起西北

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聞雷聲隱隱再聲而

止西南坤宮

十二月甲申陰雨有電光因聞西南及西北上雷鳴頻續三聲

丙申夜聞西北上雷頻續二聲

辛亥雷雨

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為雹陰之氣專為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雷落大如蒜子須臾乃止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須臾滅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荐飢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姦究民為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輕剽音怪之服故曰時則有服妖

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
至建武初虜大爲寇

永明中蕭詵開博風帽後裘之製爲破後帽世
祖崩後詵建廢立誅滅諸王

永明末民間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之立勸
進之事倚立可待也

建武中帽裘覆頂東昏時以爲裘應在下而今
在上不祥斷之羣下反上之象也

永元中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朵錦繡

難得詳也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

山鵲歸林者詩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

亂故鵲歸其林數二曰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

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嘯黃口小鳥

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皇度三橋鳳王者

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貌傳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

曰青眚爲惡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

相通

延興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火南方揚光輝出火燭為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為分讒佞既遠羣賢在位則為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開骨肉外踈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為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燬本朝外燬闕觀雖興師衆不能救也

永明三年正月甲夜西北有野火光上生精西

北有四東北有一竝長七八尺黃赤色

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野火光上生精長六尺

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竝黃赤色

四年正月丁亥夜有火精三處

閏月丁巳夜有火精四所

十二月辛酉夜東南有野火精二枚

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有野火火上生精一

枚長三尺黃白色

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三面有野火火

上生精九枚竝長二尺黃赤色

九年二月丙寅甲夜北面有野火火生精二枚西北又一枚竝長三尺須臾消

宋元二年八月宮內火燒西齋璿儀殿及昭陽顯陽等殿北至華林牆西及祕閣凡屋三千餘間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祕閣與春秋宣榭火同天意若曰既無紀綱何用典文為也

三年冬京師民間相驚云當行大災南岸人家往往於籬間得布火纏者云公家以此禳之

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燒三千餘家京房易占曰天火下燒民屋是謂亂治殺兵作是年臺軍與義師偏眾相攻於南江諸郡

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廂火燒屋三十間是時西齋既火帝徙居東齋高宗所住殿也與燒宮占同

傳又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

失衆之象也

永元中御刀黃文濟家齋前種昌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其兒見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劉歆視傳有羽蟲之孽謂鷄禍也班固案易鷄屬巽今以羽蟲之孽類是也依歆說附視傳云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犢子其年郡大水

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青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永明二年四月鳥巢內殿東鳩尾

三年大鳥集會稽上虞其年縣大水

傳曰維水沍火又曰赤青赤祥

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少日而散

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過在瞽亂失紀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

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爲五事主猶土爲五行
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
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
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風夜暴起雲雷合冥
從戌亥上來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時風起小駛至二更雲
落風轉浪津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迅急

十一月己丑戌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七年正月丁卯陽微陰賊之日時加子風起迅
急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寅時止

八年六月乙酉加子時風起迅急暴疾浪津發
屋折木塵沙從西南未上來因雷雨須臾風微
雨止

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亥風起迅
急從東方來暴疾彭勃浪津至乙卯陰賊時漸

徵名羽動羽

九月乙丑時加未雷驟雨風起迅急暴疾浪津從西北戌上來

十月壬辰陽羽姦邪之日時加丑風起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迅急塵埃五日寅時漸微名羽動宮

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之日時加寅風從西北上來暴疾浪津迅急揚沙折木酉時止

二月甲辰陽徵姦邪之日時加辰風起迅急從西北亥上來暴疾彭勃浪津至酉時止

三月丁酉陽參廉貞之日時加未風從北方子丑上來迅急暴疾浪津戌時止

七月庚申陰倉貪狼之日時加午風從東北丑上來迅急浪津至酉巳時漸微

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貞之日時加亥風從西北亥上來迅疾浪津至時漸微為角動角

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巳風從東北寅上來迅疾浪津發屋折木戌夜漸微為羽動宮

巳之陽也寬大之日時加未風從戌上來暴疾
良入止為角動商及宮

凡三無專志疑是陰陽相薄

建昌元年三月己酉未時風起浪津暴至從北
方來應本傳稍亂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月八月輒大風三
吳九其發三折大殺人京房占獄言暴風害人

時帝嚴刻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大風京師十圍樹及官

屋民屋皆拔倒應本傳

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者君權損京
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為澤貴將為賤也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林崩

長六丈下得柱十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
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

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宮
車晏駕世變之象也

永明二年秋始興曲江縣山崩壅底溪水成陂

京房占山崩人主惡之

傳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戌夜震電

四年五月五日雲電聞都雷震于樂遊安昌殿雷火焚蕩盡

永明二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山保林
破電火燒塔下沸面窻戶不異也

東宮南門無所傷毀殺食官一人

十一年三月震于東庭棟崩左右密欲治結竟
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留之志吾過且旌天之
愛我也明年子良薨

傳又曰土氣亂者木金米火亂之

建武二年二月丁巳地震

永元元年七月地日夜十八震

九月十九日地五震

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王事兵
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仗旄

把鏡以誅殘賊止暴亂殺以應義則金氣從工
冶鑄化革形成器也人君繼以侵陵好攻戰貪城
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
性蓋冶鑄不化水滯固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
維木殄金

建武四年明帝出舊宮送豫章王第二女綏安
主降嬪還上輦輦上金翅無故自折落地

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允為口人君過差無
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一叩旅炕陽之節若
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
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
厥罰常陽也

建元三年大旱時有虜寇

永明三年大旱明年唐寓之起

建武二年大旱時虜寇方盛皆動衆之應也
言傳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
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
惡言或有怪謠焉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
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
年齊受禪

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沈
攸之反雍州刺史張劭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
元琰等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札
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赦原其罪

世祖起青溪舊宮時人反之曰舊宮者窮殿也

及上崩後宮人出居之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種
句閒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
唐寓之起言唐來勞也

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禪者授也
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久後太孫立見廢也
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為客食世祖以
客非家之名改呼為別食時人以為分別之象
少時上宴駕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
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但二宮安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
和帝禪位

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
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
以治病法以此火炙挑板七疰七日皆差救禁
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瘵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
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問養

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太子起東田時人反云後必有癩童果面
天孫失位

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詠害
者戚京師危駭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翠東城頭烏
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走誤殺老姥
子千里流者江柘也東城透光也透光夜舉事
理歷生者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透光老姥

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宋元中童謠云野豬嗚嗚馬子空閭渠不知
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
焉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
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
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詠曾屬
虎崔慧景攻臺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二烏
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
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

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
息也

齊宋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為變起
也後和帝立

山佳慧景園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
乃不見眾皆驚怪相謂曰暹者事尋當讎復也
數日山慧景敗

言傳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
者曰故有白首若有白為惡祥

宋昇明二年颯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匹入雲風止下御路紀僧曰啓太祖當宋兵禪者其有正夫居之

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氣放越不反者故爲之廟以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散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備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祀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

故曰水不潤下

建元二年吳興義興三郡大水

二年夏丹楊吳二郡大水

四年大水

永明五年夏吳興義興水雨傷稼

六年吳興義興二郡大水

建武二年冬吳晉陵二郡水雨傷稼

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應宋傳荊州城內有沙池常漏水蕭穎胄爲長史水

乃不漏及頡冑云乃復竭

傳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司之符也

永明九年益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

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生

人呼為海鷲取其肉食之

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

天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稽浦

入永興江皆鳴岸側百姓取食之

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

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天東北有聲至戌夜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雲霧亂失聽故

厥咎霧翳思心之咎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土者

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

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

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卜盛強而

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後土霧勃勃如火煙

永明二年十一月巳亥四面上霧入人眼鼻至
辛丑止

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後乃日入後四面土霧
勃勃如火煙

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霧竟入昏塞濃厚至
六日未時小開到甲夜仍後濃密勃勃如火煙
辛慘入人眼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霧竟天濃厚勃勃如火煙
氣入人眼鼻至九日辰時開除

九年十月丙辰晝夜昏霧勃勃如火煙其
氣辛慘入人眼鼻兼日色赤黃至四日甲夜開除
十年正月辛酉酉初四面上土霧勃勃如火煙其
氣辛慘入人眼鼻

傳曰易曰乾為馬逆天氣馬多死故曰有馬禍
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為怪

建昌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馬驚走鼓步從車而
歸十餘日晏誅

建武中南岸有蘭馬走逐路止女子女子窘

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
股脚開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頗有
寇賊

京房易傳曰生子二胷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
上臣謀其主二口已上國見驚馬以兵三耳已上
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足
三臂已上天下有兵其類甚多蓋以象上足之
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
兒胷以下齊以上合

京房易傳曰野獸入邑其

大虛又曰野獸無

故入邑朝廷門及官府中者邑逆且虛

永明中南海王子罕為南兖州刺史有驛入廣
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是後刺史安陸
王子敬於鎮被害

建武四年春當郊治立園宿設已畢夜虎攫傷
之

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寢廟皆為上崩及禪代也
凡無占者皆為不應本傳

贊曰木怪變暉火為水地土實載物金作明威
形聲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志第十一

南齊書十九

列傳第一

南齊書二十

臣蕭大猷子顯撰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
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脩華
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
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
貴妃淑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寶玉淑妃舊擬
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

南齊書卷一
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
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
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
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
後父肇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
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
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
人乏乳后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

異而說之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治

孫有相者謂曰夫人必有其子而不日死也后

曰我三兒誰當應之乎太祖小字正應心是汝

耳宣帝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怒不問

也六阻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今時高宗

等及官月猶無嫌續而奉膳甚厚后母撤去菜肉

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

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綾祠以大夫

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入祀紫元

祿大夫論曰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

高昭烈皇后諱知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上壽之

泣自公郎后母桓氏黃髮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

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

足興家矣后母寢卧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

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

豫元年殂年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

門生王清與帶下鋪有白兔跳起壽之不

得及墳成兔昇明二年贈魯公國

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

謚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人夫母桓氏

上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

義徵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之給

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

為姊妯庾氏勤女三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

后不能及故不為男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

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加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

訓罰昇明二年為嘉祥世子妃建元元年為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小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隕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且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相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甲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

漏聲直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今以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詔之吳與太守父暉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為文宣太子納之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空復

為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
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
年為南郡王妃四年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
宮人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宋帷陳設故舊
釵鐏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為皇太孫太妃鬱林
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
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
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為宣德宮永
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

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諡曰安后兄
是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瀟人撫軍將軍戢之
女也永明二年納為南郡王妃十一年為皇太
孫妃鬱林王即位為皇后嫡母劉氏為高昌縣
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為餘杭廣昌鄉君并鏡
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一奠
性淫亂為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宮復通帝
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

愛藝 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聚為王妃海陵土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為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為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贈父道言節景

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二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為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為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竝為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壽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為隨王妃中興元年為皇太后帝禪位后降為妃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重道化

天下百縑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
事可以光熙閭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
明之訓不得毋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塗虛位有
婦人正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
作同休陰教遠變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
創念念巨禁賤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
衣不立衣繡色無紅采水巷貧空有同素空世祖
嗣位運籍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博香格文樞
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頰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

奏曲歲費傍因思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
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
東昏喪道侈風大為銷糜海內以贍浮飾哲婦
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女儀
裴穆儲閭位亦從隨明敬典無配在宗枝秋宮
亦速軒景前虧文安廢圭百息已離中興美制
揖讓弘規

列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文惠太子

臣蕭

子顯

撰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
 弱冠而生太子為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
 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
 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
 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
 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

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
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懸節度
我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
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
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
他族出太子為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
陵司州之隨郡軍事甲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
適皇孫封王治自比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
州刺史范柏年誘降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氏
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柏年
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
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柏年據漢
中不受命柏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
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柏年許啓為
府長史相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柏年梓潼人
徙居華陽世為士家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氏寇
斷晉壽道柏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

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賊遂
為梁州栢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為宋明帝所
知既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勅荅曰栢
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青
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
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
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
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
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

上憲當出樊沔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
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
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
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
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
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
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
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目應以車駕幸宮依
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山不容相干宜以衰

饋行事望拜止與率白簪章尊駕不以臨弔奉
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解侍中上以太
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
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
州刺史世祖即位為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
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既正位東儲善立
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
闈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適
司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

親臨策試諸生於坐間少轉王儉曰曲禮云無
不敬尋下之表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
敬今摠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
敬便當是尊卑所司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
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
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
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將喪比於不慈不孝
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
途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言復在三之義儉曰

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遠下不慢而已太子
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
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
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
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
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
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
然有恭惠之殊摠開一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

王子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
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
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
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摠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
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竝以筆對太子問
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
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云以運
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
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

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
所與焉儉又詔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一侍夫
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
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
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
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
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
以人廢道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
塞之嫌昭川王暎詔曰孝為德本常是所疑德

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
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為德本暎曰率由斯至
不俟明德夫孝榮親弟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
為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為
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
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
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
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
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

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
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
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官開拓玄
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
妙極山水慮上官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
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更成
立若應毀撤應平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
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大
子時立西池乃啓山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

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
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
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
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
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
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
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
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旣
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二年春正月太子

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衣曰臣地屬元
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恐懼有
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
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
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
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
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
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
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諡

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翫
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為崇
虛館鬱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
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
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以致子良便苦殺解後
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
事況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田禾葉載茂皇
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具美交弘盛迹

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
而論亦有冥數矣

贊曰一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
方為守器植命不延

列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臣華開

子顯

撰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巖守宣徽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
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為太學博士
長城令入為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
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為晉壽縣侯除通直散
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
壘板嶽為寧朔將軍領兵衛從休範卒士卒攻

臺南疑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
郎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歟伐
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怒西
漢蠻王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歟千萬頭擬
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之頭擬子曰都
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郢城下
遺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
立而婁侯懼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郢獄命田都
繼其父蠻衆乃安八爲宋從帝車騎諮議參軍

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詔司徒袁粲粲謂
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疑居清溪宅
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左右儻刀戟
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以爲有備乃去太祖
帶南兖州鎮軍府長史蕭諱在鎮憂危旣切期
渡江北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下不自保單
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
惑必先人受福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
殞太祖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從帝即

位轉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
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夕丹楊
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
二千入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
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
為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
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
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疑出為使持節都督江
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
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
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荆湖雍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如故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初
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
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
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槁格以稅還
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為
公宜曹吏聽分番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世祖

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
太祖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
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
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綸
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
公臨莅南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
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暮月有成
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土思為經

略乃三司曰補牧摠司王畿誠為治要荆楚領馭
遐遠信言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
恒慮復以為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
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
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
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三州荆州資費歲錢三
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
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
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

言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壽給油絡使望車三
年春虜寇司豫二州疑士衣遣南蠻司馬崔壽景
士討又分遣中兵參軍壽惠朗援司州屯西關
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皆出隨鄧衆以爲憂歲
百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彊守遏其津要
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
時纂嚴疑以荆州隣接壽春慮其生心令鎮內
皆緩服旣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壽給
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

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
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
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
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
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
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
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
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大
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遣於坐斬首其虜數

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
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疑
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
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
歲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
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疑哀號眼
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

增班劾爲三上人建元年中世祖以事失旨太

祖頗有代嫡之意而此疑事世祖恭懷盡禮未嘗
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
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睿業
箕業崇萬寓惟新諸第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
首不敢固辭俛仰祗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
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
氣力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
視比報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

雖條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
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委
運而回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傳之重實
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三
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矣
平之愛山豈當小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
照臣近亦侍上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
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
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隆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
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
况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
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
隨土所出無有定准竊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
資用治在風均政由一曲六伏尋郡縣長尉俸祿
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
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
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
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

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
洗覈務令優爽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
一皆乙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
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
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子寵異列著魯君之文獻秩
殊恒序況乃地侔前准勲兼往式雖天倫有本
而因事增情宜廣田只用申恩禮增封為四千
戶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帟帽見人主
唯出大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事一斷

一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
一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
為答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
餘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人殿亦省服身
金一仗二人轂二百直共七八十人專無尤
必欲上啟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
系一府事實仰希即賜垂敕又啓揚州刺史
舊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為疑不察此
當可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笳皆

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
有一則不可失表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
狹語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
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
死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
乃有一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
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車隨時而改
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
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也又答曰臣

自處聞於疑訪常見妻姓扶詔或著布屨不意
為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
二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為疑小兒奴子並青布
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
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亦
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洛靈
三百許人臣項所引不過二百常謂京師諸王
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是
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

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車乘素約雖
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新威衛之請
仰希曲照上蒼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郭
翦言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
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物致議耶吾
已有敕汝入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伏
事儉已道吾即令某不煩有此啓須聞言百更
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聞之始
得開顏近煩侍座不勝悲喜口飲過量實欲仰

示恩狎今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
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問節聲其厚薄伏度
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
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
心前侍幸諱梁文帝也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
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閒云臣車逼突黃屋
麾旌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
即賜垂敕不爾臣終不知聞貽此累比日禁斷
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提御

乃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為復上啓知
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
啓無生閒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
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
常上臣五十之年為翫幾時為此亦復不能以
理內自剝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
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
賜故板啓榮以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
為辨無乖格製要長柳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

又有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任上下情竊
所未安評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製密世古拙內
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
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亦以為異論
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室不住止率
爾可也女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若有太子亦
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慮之體不
宜爾正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虛之無疑
陛下也石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今

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
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地營生已
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
是公田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
不能一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
回無處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上答曰亮今啓
汝所慮不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
爲作兩長啓事凡諸普敕此意可尋豈不關汝
一人也宜有故事吾亦必道項見汝自更委悉

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
解何意爾二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求解太傅
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
厝辭且曾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
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歲常慮盛滿又因言宜
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
世無所多言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
遣出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涕井有水牛角
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

放歸其家為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處
寓之賊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
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此藉聲聽
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
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
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
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以大
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云
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及怨府

此目前交利

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

寓宙之內何

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

古今政以不

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

理者百不有

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

况復天下悠悠

萬品然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

一處何足不除

脫復多所便成紕紕久欲上啓

閑侍無因謹

陳惠管伏願特留神思上荅曰欺

巧那可容宋

世此亂以為是不效曠何足為憂

已為義勇

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

莫不辨大曰亦何時無亡

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

監國讓疑自兵八七尺八寸

禮冠百僚每山出入殿省皆

隆重深懷沮也夫 宅舊有

之七年啓求小還 弟上令世

數幸疑第宅小長 子陵遂道

是入他家莫內

上美及顯形

諸帝王陵比日皆

幸唯疑陪從上

下輦辭出上曰 今夜行無

對曰京輦之內 皆屬臣州

大笑上諱北伐 以虜所獻

除不復尋人上 敕外監曰我

家耳妃庾氏嘗 有疾瘳上幸

人畢至每臨喪 輒極日盡歡

願陛下壽世 山或稱萬

所懷實願此一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甫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千戶歲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妻不鮮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疑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徒術官泉開歲府慈寵優渥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極壽蒼昊彊德納和為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其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

明道至親勳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衮冕之服温明此器命服一具衣一龍衣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蹕入蹕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

尊親是闕故致哀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
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
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
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言深
齊闕令終之美猶鄉長喪贈之榮况故大司馬仁
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
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
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
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

實為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
言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
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
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具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
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
愛睦尚少豈有仰觀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
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
必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觀貌而天心不權見
刑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臨息萬分

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
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
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
既有若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
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
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
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
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
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

幼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
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
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
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
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
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摠牧神甸七
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譽於時候卹民
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
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

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天
不憖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
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
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
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
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歲臨終召
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
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

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殆吾憂者志耳無吾欲
尚其相勉厲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
看富貧以自然理無足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
淺等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
業治閭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備皇及
請親賢亦當不以吾言為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
火糜水干飯酒脯楨_枲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
_菜豆菓此外悉省菹_菜以除靈可施吾常所菜_菓
為徽朔望時節席地_未只火糜水酒脯干飯楨_枲

覆足雖才愧古人意豈
區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為
累主衣所餘小弟未此
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
自茫然當稱力及時
甲七棺器及墓中勿用
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
外唯下鐵鐐刀一口作
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
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
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
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
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
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
宴朝臣上獻歎流

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
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
樓悲感乃敕毀之薨後
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
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
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
萬至上崩乃省性汎愛
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
投書相告置鞞中竟不
視取火災之齊庫失火
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
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
已群吏中南陽樂藹彭
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
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
戕曰道德以可久傳聲
風流以浸遠揮稱雖復
青簡縑芳未若玉石之

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冲粹表
 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
 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睿
 筭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
 義軫慕望塚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
 碑龍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世日子香淳德留
 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迫尊前往惠積
 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及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
 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縉營辦謁又與

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
 乎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
 月標勝立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表功迹著
 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昭載浩夫日用閔寂雖
 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
 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
 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
 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壘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
 引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

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
蔚辭宗德愈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
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
譽澤遍衣食永惟道陰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
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
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荅曰丞相風道
多曠獨秀生民凝馘盛烈方軌伊旦勅遺之感
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
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

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
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
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問問鄙人名不入第歛
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斬顏已不覺汗之
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
孔稚珪為文子廉字景鵠初疑養魚復侯子響
為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子廉為
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
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

子弟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
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
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南康
侯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
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義師
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弟
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
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引前典
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曾子周齊氏宗國

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
百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
辭位永平本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
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
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
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
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

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
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列傳第三

南齊書二十二

列傳第四

南齊書二十二

臣蕭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卿
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
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
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
太子洗馬祕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

數千卷龍鳳爵都鄉侯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遷侍中知東宮專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鵠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得自專決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上言帝言盱眙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直並已圍逼安雖重又已不守壽春無方王足自保嘉帝遣騎擾壽陽則

外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夙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零都縣伯邑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衛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

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
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
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
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某
年不盥櫛惟江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大禁
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
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
集東心淵初為西丹陽與從弟焯同載出道逢大

祖淵舉手指太祖

明焯曰此非常人也出為

具與太祖餉物別

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

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太祖
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兖州增戶邑太祖固
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
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
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屢冒鋒炭
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
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

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懼
迫寔以銜恩先言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
禍引誚歸咎既已覲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
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
寵不可昧乞蠲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
淮湄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
辭矣淵粲答曰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
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以著言外况復造席舒於
廷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

推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
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湏備北狄侵邊憂
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為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
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
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前寇窮凶勢過原燎曩
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
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定有由然鋒鏑初交元
惡送首摠律制奇判於此舉烈衣已萬戶登爵槐
鼎亦何足少酬勲勞租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

進昇中候乘平隨謀取此非曰濟河昔所履牧
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末優就加冲損
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
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亡迷途失偶慟
不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
委誠惟軍所期自增茂社誓貫朝廷匹夫
聖語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遂巡何路凡位居物
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
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

高祖體殊常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淵加

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

爲侯增邑千戶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

故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

瘞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朞祭禮及解職

並不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

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代所

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及廢蒼

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

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
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
起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豐難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
事平進中書監司空本官如故齊臺達淵白
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
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
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

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實
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善容上俯仰
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
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運行緩步便持此
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
命為司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
無官者為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
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
上大宴集酒後謂群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

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
陛下不待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
叔知公為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
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
度不妄與牛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
神色怡然索輦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機之
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為宋氏亡徵也
太祖崩遺詔以淵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
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為見

唐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
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
不優優者褒美策者無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
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
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
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
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
劔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頌之寢疾上相星連有
憂淵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只陳

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
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
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
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
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
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揔錄之任
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
縮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較然共
見志乎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

循譙後此則憲書行勅刑網是肅臣亦誠不能
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各寸
陰寔願方倍堯世昔王引固請乃於司徒為衛
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
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
尚書如故上遣侍中王吉安黃門郎王秀之間疾
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
逝痛但慟懷比雖疋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更敬不王倫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一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吏又以淵既解職而未仕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曰夫衰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但

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金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摠錄機衡四明惟抱謙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福權從高日用虧大猷將登下列永翼聲教天下欬心貴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六

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比日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主璉隧暫是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貴字蔚先解褐祕書郎昇明中為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校尉建元初仍為宮官官歷侍中淵薨服闋祖貴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校尉長史左民尚書散騎

侍中祕書監不拜六年上表封與弟秦世以為貴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明七年卒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

秦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為員外郎出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貴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為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諡穆淵弟澄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

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
為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
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治立愈尋遷左良
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
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屣導
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象
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
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時東陽徐嗣醫術妙有一僮

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
為作治盛冬月令僮父裸身坐石啓以百瓶水
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
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
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
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笄屋中有呻吟聲
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穢
舉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
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

所黜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王素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謝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

故事不行儉獨秘書郎太子舍人趙遷校書丞

上表求於墳籍家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

之表辭甘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世嘉服闋

為司徒右長史晉公府長史嘗朝服不大明

以來著朱衣儉上宣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

虐儉憂懼告袁粲未出引晉新安主婚王獻

之為吳固例補義興太守還為黃門郎遷吏部

郎昇明二年遷左兼侍中以終此職固讓儉

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襟太祖為公引為

右長史因禮隆密事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
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
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
唯為禪切諍使儉參治之齊言臺建還方僕射
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
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
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立轉左
僕射領選之職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
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書諫曰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
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
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郎悅况陛下聖
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
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裘琬極簡約之
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為宣陽
門臣等未敢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
畏影迹而馳騫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
吟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

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
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
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
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
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
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
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
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
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
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
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
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杖威武有傷寬裕
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
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
當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
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聖臣亦
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
未閑雖存自勛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

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共在
代來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
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為親陛下若不以此理
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
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
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禾子歌
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
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
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

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

誦君子之車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

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遺

詔以儉為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即位給

班劍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

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

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妻解職不

葬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

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客之禮是歲

嘗揔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飭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僉長禮學
詔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坐丞郎
無能異者令中諸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
無留滯十日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帶令
更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挿幘簪朝野慕之相
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
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即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護六年重中一則命是

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
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
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
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
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
允斯義安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
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颯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
燭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元亮采
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揔端右亟管銓衡事涉

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
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
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天珥貂衣袞
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之務差簡端揆
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
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
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
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布天照至敬
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

年燕上親臨視薨年二十八吏部尚書王旦安啟
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
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
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
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吉至所兵仗可悉
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稟德紀勲
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
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員公儉體道秉
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

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新祚宏謨成無烈載銘
彝并庶豕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固令範造次必
彰西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
正位論道永整裘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
憖昔公之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
為六十一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冢
墓材官營辦謚文憲思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為
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

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
受禪下詔為儉立碑降爵為侯千戶倫弟遜
并明中為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
初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淵啓
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
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吏臣曰褚淵素祭俱受宋明帝顧託祭既死節於
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眾矣臣請論之
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

此風竟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豈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以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入懷羨昔亦若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建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陞

列傳第四

南齊書二十三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

柳世隆

張瓌

臣蕭

子顯

撰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
 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
 為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
 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
 為雍州辟世隆為迎主雋得除西陽王撫軍法曹

行叅軍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
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
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
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
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引襄人劉僧麟
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
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
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
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

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叅軍領南泰山
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
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
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今世
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
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
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
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
與世祖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
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
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
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
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
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

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
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
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
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
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旣招與奉國
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承聲問
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
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等長
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

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
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
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
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
桓敬陳省叔荀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
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
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出
自壠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廢愛
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忌柱

臣而攸之爲之起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

又攸之與譚金童素志異等暴寵狂朝並爲心

膺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輅

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

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可賣友

方之斯人未足爲酷秦始開關網漏吞舟略其

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

寡性亦之淺躁而無謀濃湖去朋本非己力彭城

下邳望旗宵遁再紹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賓

其回溪之恥莫有封嶠之捷故得幸會推遷
頌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
形于顏普天同哀已以旬慶累登蕃岳自郢
夏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
迎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筭器械權撥精銳
並取自隨郢城所留軍不遺一專恣鹵奪罔
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數旣懷異志興造
無端乃感迫羣孽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
足上下蟻聚郢邑

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未不解甲遂四野百
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
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內巽宗廟貼危攸
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之舉寔宜
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
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
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出
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
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笞國士全用虜法一
人逃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
蕩之澤長隔

彼州人懷怨望十室云一今乃舉兵內侮姦回
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厄以決癘潰疽之日幕府
過荷朝寄義百常憤也黑御元戎冀行天罰今遣
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
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騎常
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
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
屯騎校尉陳承叔大守將軍葛陽縣開國男
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邱崇精甲二萬

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

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瓊

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

軍新亭侯任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

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

諱新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

崇祖等舳舻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

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傷

奉朝請諸龍襲光等輕艫一萬截其精要驍騎將

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
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
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
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
卷甲焚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
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
縣侯姚道和義烈棟既投袂方隅風馳雲掩襲
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摠率衆師雲

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
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
士有思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
立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
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士民罹毒日久
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
就存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五族就禍
也聖宥之典有如皎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
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交泝流

而遣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
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
其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
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下
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
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軍中有
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
及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夷
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
乃遣攸

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
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
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
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
相聚結可二万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
乃遣軍副劉僧麟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
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為
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
踐阼起為使持節都督南豫司州諸軍事平

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頃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必口一足一於事爲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搔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果必送死然付

狼不可以理推為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
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
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
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
又敕曰昨夜得比使啓鍾離間賊已渡淮既審
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
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通退
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
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

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二境上
雜民大往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
內商得崇沮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
舊意鄉視亦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
就手也其目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
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
州齊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
也入為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
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中正知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揔督
代蠻衆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
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略討
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
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
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
世稱柳公雙璫爲吉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
清談第一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
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尉

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
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
萬布三百匹蠟二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
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
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
挫巨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揔任方州民頌
寬德翼教崇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
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變鴻化奄至
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

侍中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
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
其昔在郢誠心夙惻全保一蕃勲業克著尋准
契闊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
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
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祕要二
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

夫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
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
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
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遷
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
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
太子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
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
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

難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
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
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恕領兵
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
齊取遐遐踰窓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
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
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
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

二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
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出守員校尉如故出爲征虜
將軍吳興太守三年匡綽令顧昌玄有罪瓌坐不
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卽位爲冠軍將軍
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
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二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
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監尚書領右軍將軍遷
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一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

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
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
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上界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
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懋以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
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懋以林廢朝臣到官門參承
高宗瓌託脚疾不下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
蕃起兵以瓌鎮石頭督步兵留事瓌見朝廷多難遂
恒卧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
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

諸軍事行南兖州事盧退乃還瓌居室豪富
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
武末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
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
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
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
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追將吏三千人
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
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

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勅寇乖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

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當壘雲旗游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柞土功立帝基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

列傳第六

南齊書二十五

臣蕭

子顯

撰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世居豪彊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為甚不容德偽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異

略伯公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見公大成
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為主簿厚遇
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為梁
州啓轉崇祖為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
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
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
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
主劉珍之背道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幽死
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徐州

崇祖仍為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不能制
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為質
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
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
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為朐山戍主送
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
安崇祖帶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
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偽圍城都將東徐州刺
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

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
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
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且勿遣誑之今
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一人情駭不可斂
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文豷義
人已得破虜須成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
言無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其持
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
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方屈胡虜南向之心

日夜以三萬言公伯並爲江北州郡門禁亦在
北邊言其所信一朝嘯咤事功何立名位尚輕
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不遠近明帝以爲輔國
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
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策欲剋復淮北時
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
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勳退可絕
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
百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

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
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
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
大敗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九年行徐
州事徙戍龍沮在胸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
以絕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
塞之未成虜主謂爲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
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
繫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吳雨十餘日虜
乃退龍沮竟不立歷時貽平陽東海三郡太守
將軍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
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
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
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患慮
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勸數百人將
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
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
節督兗青冀三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亮州

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未
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為辭賊之所
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為使持節
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
秦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偽梁王郁豆眷
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
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
城既廣闊非水不固公欲偃肥水却澆為三面
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

士六丁完盛以取之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
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
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
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堞及槽
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四字
郭範五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
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
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
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剋當以蟻

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
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四道集堰南
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
城手自轉式至日曛時決小埭水勢奔下虜
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而皆退
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
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
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怕自
擬韓曰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

封爲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
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
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
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
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
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
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
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百殺護千
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

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
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陂田世祖即位徵
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
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
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
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
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
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
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

不實銜之太祖崩上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未明
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
業昔因軍國多虞器其夫之用大運光啓頻
煩升擢溪壑靡厭恐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
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
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
窺窬非覬構扇邊寇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
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
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

禹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力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為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為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不喜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為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高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為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立讓為之州士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相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

守劉瓌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
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漕母
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
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
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
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
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
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舉

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曰敬兒敬兒
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
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
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依旣輕不欲便使爲
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
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
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
節督雍梁二州鄴司二郡軍事兼雍州刺史將軍
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以汧沔口敬兒乘

舩艚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一小吏沒舩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倪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為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文帝悟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銜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傾攸之下當龍襄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

侍衛衛存契門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於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孤孀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

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䟽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

謀但表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人位竝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其披心胷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群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啗以爵賞賈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

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日一芥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開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大甲還位伊

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
於胡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
主立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
盡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温疆盛誰能相抗尚
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
霍正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
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
夷劫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
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聲節奉公忘私
之日而卿大收宮殿劫奪天藏器城金寶必充
秘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閣
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
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是下
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
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覆猜畏
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
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屬
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二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
懷貪恡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甲包之節罪聞
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
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
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
既訖忍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
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破數千無因自對不能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復何言昔款吾聞前
交不出言但此自願節於留心因生口別於

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潸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
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為必
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誦書
交道不終為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
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
立而官遠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
朝復蒙英主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及及與足
下斂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
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

馮祐薦女成姻忘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共聞之
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
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微之季聽高道庶安邦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
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諍以白刃
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異威念
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
含禍諶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共
詳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
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
素君子所不可爲况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
覺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蠢動
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不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
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接怕必
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
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言等盟
義有厲以篤終吾止附遠白申聲情本契然遠

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惡久言祁元徽
末德執亡禮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性憂
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
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
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為郡王寧為失禮景和
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
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豈許寂
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
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祿

器械金寶必充和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疑
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
所耿介甲杖之授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

勲經定主而可得出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
應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未方之牧公
卿含意言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
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
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
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入戾乃如是

乎表粲劉秉受渴深重家國旣安不思撫鎮遂
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
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
澤通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
甚乎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度往賢大見譏
責足下自出言以此見貽邪此蹤夷叔論言
則可行過策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
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

戎西出鼎湖之日率士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
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
鎮而斷割候迎罔笈宗子驅略士馬志以西上郢
中所遺示餘劣弱音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
州物產雍嶠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
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羽商賂所聚前後
貫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
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
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

禮祀以朝廷為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
塵為大巨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
亡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
官去職禁還京師出入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
反寡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賫寶
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為私財此皆遠邇共聞
暴於視聽主上睿明當壁寓縣同慶絕域奉贄
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
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謂反以見呵非所反

以闕象館長戟以指魏關不亦為

慈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真子元琰獲免虎
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喘
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專
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攸之
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
中力授因以為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
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為都督給鼓吹一
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白水元琰

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改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

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楷兒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旣斬沉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董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奉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

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
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
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
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二年徵
志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
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
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
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
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
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
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
謂其效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既
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
終不能作葉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
晚既爲方伯乃習學讀考經論語於新林慈姥
廟爲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
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卒前妻而納之尚氏

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
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門敬兒心疑及垣
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
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
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閭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
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文關世祖疑其有異志
永明元年勅朝臣華林關齋於坐收敬兒敬
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也敬兒而泣敬兒脫冠
詔毅地三用比物報我少日伏忘詔曰敬兒卷

茲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
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
往莅本州久包異志在昔合弘庶能懲革位班
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茲回屢歲去歲迄今
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王受民每侍接
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聞請恩義所感本
質可移頃者已來豐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
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
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垂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

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
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
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
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
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解艦船流至御坐前
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
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
不得後自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
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
朝敬兒情疑烏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
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閒不足為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
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
藏弓同歸異緒

列傳第六

南齊書二十五

南齊書傳
賴原即大世疑



24566.4



H-953.2

24416